

# 物件收拾，整理，重溫，再展現



林嵐

中大畢業，師承張義。從事女紅，木工，創作，教育。喜歡人類，更愛萬物。喜歡合作，享受獨處。不受分是非，只愛思考，漫遊於理性和情性之間。



b

清場前的黃昏，我提早在眾人湧至之前，由灣仔拾步慢行至金鐘佔領區。沒有瘋狂地拍照，反正以我的拍攝能力也無法記錄那沉重的心情。我盡量睜眼攝入每一個物件，擡起耳朵記住途人的對話，再讓皮膚存記起那仍然翻滾的激情。天橋垂掛下來的塑膠標語，經過七十四日的洗禮，拖著末端秤錘式的水樽，隨著將至的冷風，無力但仍然在拍打著那冰冷的混凝土，也真的累了。

沿途看到大大小小的民眾表達方式，大多數人稱之為「藝術作品」，作為個人對社會的訴求表達，是否藝術人的創作已不是重點，由心創作，連經常看藝術品的我也動容駐足。我稱之為「公民抗爭作品／物件」，很實用的那種。無論是堅固而有智慧結紮出來的防禦陣線，還是溫柔地附於燈柱上的植物，以至男女老幼都能摺出的小黃傘。在運動中，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東西都管用。

一路上已見到人們在收拾帳篷和物資，連大家耳熟能詳的“兩傘人”也早已運走收好了，具紀念碑式的連儂牆，在那夜之後也暫時卸下重任。我明白這些作品將來重新展示的重要性，只是這種“留得青山在，那怕無柴燒”的態度始終不及那些“勇敢就義”的氣魄來得痛快：看，那盾守防禦的屏風，方便行人的小階梯，綿綿不絕的守夜帳篷鏈和即興的粉筆標語。還有那隱藏及遍佈在偌大建築群中的小貼紙、小作品和小植物（圖 a），就算是清了場，也要一段時間才會被發現，想到那些無名的作品可能還會留下一段時候，心中不禁有種傲喜。這些游擊物，神出鬼沒，和旺角的“鳩鳴團”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來到佔區中間，看著那拿皮絲帶的長隊，想起連不收紀念品的我也收藏了有心人製作的相關鎖匙扣，圍巾和鉛筆。相信不少人在這次運動裡，都收集了大量的“紀念品”。以香港的居住空間，到底能夠存放多久呢？又是否只是為了對下一代說一句：“我也曾經在那裡！”？

但是我們如何藉此改變將來的生活呢？成大業，由小事做起。

這兩年我在學院教空間裝置，都是從“家”開始，不是室內設計，也不只是打掃家居，而是透過重新翻閱家居物件，進而展示我們對“家”這個觀念的看法。有學生透過翻閱父親的物件，秘密地為父親做了一天的“威水史”回顧展，讓父親雀躍不已；也有一位母親將家庭照片重新排列，為周末家庭聚會多添了話題；甚至有丈夫為結婚多年的妻子製作“容樹”（包容的意思），一來一往遊戲式的小裝置，重拾相處的藝術。這些作品無需昂貴的製作費，用的都是閒置於家中許久的物件和不經意的空間。另外，有一位學生為了和疏離的母親分享更多的共同回憶，將“回憶”這種抽象的觀念轉化成行動和物件，變成每天的拾物事件，簡單的散步成為母親日常所需的復康運動，兩人共處的時間簡煉成精彩的對話錄音永存。看著那堆積在廚房裡的外來物件（圖 b），我不禁問：“放得下嗎？”“放到滿為止。”她靦腆而堅定地說。藝術並非無用，而是如何去用。

讓我們回家再看一看那些抗爭物件，再想一想我們如何給予它們新的意義。或許，你還可以創出一條未來想要走的路。▲



a